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文昌雜錄 第四卷

四月六日，北遼賀同天節使副見，望參官起居。是日微雨，特放，唯引對北遼使者於紫宸殿，酒五行罷。戶部王員外言：昔年作一夢，甚奇。一布榜大書云：「七元均氣，丁醜人作相。」後數年，今右僕射蔡公拜，公丁丑生，實契此夢。乃知宰相固有默定。如紗籠中之類，前書所記者甚多也。

國子朱司業言：南方柑橘雖多，然亦畏霜。每霜時，亦不甚收。唯洞庭霜雖多，即無所損。詢彼人云：洞庭四面皆水也。水氣上騰，尤能關霜。所以洞庭柑橘最佳，歲收不耗，正為此爾。

元英昔隨侍太原，見是年秋解進士，正額外續解李霖。朝廷以故相曾有此比，令禮部收試。既而正額所送多，省下榜出，有霖姓名，遂及第，今為朝奉大夫。及至育州，恐是晉州之誤。秋試進士，已鎖院，今太府寺丞王璋以病，在道久，八月半方到。州牒試院，亦令收試，文在優等，解送甚高。明年，登科而歸，信有命也。

庫部林郎中說：建州上春採茶時，茶園人無數，擊鼓聞數十里。然亦園中才間壘，茶品高下已相遠，又況山園之異邪？太府賈少卿云：昔為福建轉運使，五月中，朝旨令上供龍茶數百斤。已過時，不復有此新芽。有一老匠言：但如數買小鈔，入湯煮研二萬權，以龍腦水瀉之，亦可就。遂依此製造。既成，頗如歲進者。是年南郊大禮，多分賜宗室近臣，然稍減常價，猶足為精品也。

倉部韓郎中云：叔父魏國公喜飲酒，至數十大觴，猶未醉。不甚喜茶，無精羶，共置一籠。每盡，即取碾，亦不問新舊。嘗暑月曝茶於庭中，見一小角上題襄字，蔡端明所寄也。因取以歸員王家白，後見蔡，說：「當時祇有九鈔，又以葉園一餅充十數，以獻魏公。」其難得如此。

司門范郎中云：叔父蜀郡公鎮，近居許昌，作高庵以侍似應作「待」。司馬公，累招未至。庵極高，在一臺基上。司馬公居洛，作地室，隧而入，以避暑熱，故蜀郡作高庵以為戲也。北京留守王宣徽，洛中園宅尤勝。中堂七間，上起高樓，更為華侈。司馬公在陋巷，所居才能花風雨。又作地室，常讀書於其中。洛人戲云：「王家鑽天，司馬家人地。」然而道德之尊，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。

工部王侍郎云：昨謫守單州，後圃有宓子賤琴臺，為一郡之勝，獨此可以銷憂耳。有詩云：「琴聲久逐秋雲去，臺勢空隨古堞高。」既召還，見於垂拱殿，與呂資政同班殿廡，因話琴臺。後數日，呂遂知單州，甚可異也！

祠部每歲祠祭，大祠三十：正月上辛，祈穀上帝。四月，雩祀上帝。九月，明堂祀上帝。冬至，祭昊天上帝。夏至，祭皇地祇。孟春、孟夏、孟秋、孟冬、臘，五享太廟。正月上辛，祀感生帝。立春，祀青帝。立夏，祀赤帝。立秋，祀白帝。立冬，祀黑帝。土王，祀黃帝。春分，祀高禩。春分，朝日。仲春、仲秋、臘祭太稷。仲春、仲秋祀九宮貴神。孟冬，祭神州地祇。秋分，夕月。臘，蠟百神。立春，祭東太一宮。立夏、立冬，祭中太一宮。立秋，祭西太一宮。中祠十有四：立春後亥，祭先農。立春後丑，祀風師。仲春、祀五龍。季春，享先蠶。立夏後申，祀雨師、雷師。四立并、土王，祭嶽鎮、海濱。仲春、仲秋、上戊，釋奠武成王。小祠十有三：立冬後亥，祭司中、司命、司民、司祿。秋分，享壽星。立秋後辰，祀靈星。孟冬，祭司寒。仲春，祭馬祖。仲夏，享先牧。仲秋，祭馬社。仲冬，祭馬步。立春，祭戶司命。立夏，祭灶。季夏、土王，祭中霽。立秋，祭門及厲。立冬，祭行。皆有司行事焉。

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。行至神水驛，苦風眩，昏亂不記省，隨行小史輩皆環坐以泣，通一昔方稍安。是年正旦，接待使杜刑部絃至深澤縣界中浴，幾不可救。劉右司摯充賀同天節接待使，沿路病傷寒，至滑州增劇，然艾數百，肩輿以歸，後累月方安。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，殊可怪也。

禮部尚書黃公說：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。國朝以來，未有如此之盛。他試院不能容，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，開寶為試院自此始。禮部林郎中以《清微之風養萬物賦》為第一人，始可謂雄魁也。

元豐三年，高麗國遣使柳洪、副樸寅亮朝貢，且獻日本國車一乘。洪云：「諸侯不貢車服，誠知非禮。本國所以上進者，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。」朝廷為留之。高麗本箕子之國，其知禮如此。

戶部劉郎中說：雄州城南，陂塘數十里，芰荷極望。以小舫遊其間，鷗鷺往來，紅香泛於樽俎，雖江鄉亦無此景。四時有蟹，暑月亦甚肥。昔見謝通議言：曾通判莫州，有戎卒溺塘水死，州請覆驗。既到彼，屍不可得。所司云：水中積蟹一窖，莫知淺深，屍在其下，無由得也。雄莫間蟹多如此。

右司郎中劉摯罷，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楊景略為右司郎中。以知壽州葉溫叟為都官員外郎。以提舉荊湖北路常平倉李莘為屯田員外郎。

禮部尚書恩賜今年龍茶一斤。折簡諭林郎中云：「欲以五餅分送郎官，如何？」林獻答云：「眾官參詳，委得允當。」遂以分送五廳，他則不然也。

元豐五年五月，官制始行。兩省官但除給事中、中書舍人、起居郎、起居舍人而已。六年四月，方以監察御史王桓為右正言。

五月一日，文德殿視朝，仗衛如式。是日，對於闡國進奉使，貢物充廷，多白玉。熙寧六年，大食俞廬和地國亦貢雲霞白玉圭一副，今藏內帑。

詳定禮文所上言：「臘蠟百神四方，並就南郊一壇，禮未合古。請蠟祭四郊，各為一壇，東方日，西方月，各神農配，作大祀。南方神農為神主，后稷配。北方亦神農為神主，后稷配，係中祠。其五宮、五田峻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十二辰、五嶽、四鎮、四海、四瀆、每方山川、水澤、丘陵、墳衍、原隰、井、泉水、塘、坊、郵畷、青龍、朱雀、麒麟、白虎、玄武、於菟、鱗、羽、介、毛、羸、貓、昆蟲，並如故事。若其方有災害，則闕而不祭。」詔可。

國子司業朱服上言：「惟先王之時，燕飲必有射。將祭，擇士於射宮。能偶，則又別之以射。射，武事也。先王於進成人材之際，每不廢焉。今養士之盛，莫盛於大學，而大學之士，鮮能知射。羯見武學教場，與國子監相去數十步，欲使大學諸生，遇假，有願射者，聽往習焉。不惟閒暇之時，使游於藝，又足以收其放心，而不遷於異物。」狀下禮郎，群官皆以為然。上都省乞如所請雲。

元豐四年，高麗國遣使崔思齊、副李子威朝貢，並獻樂器。明年正月十四日，車駕幸集禧觀，詔思齊等侍從。又令所遣樂工對御獻樂，賜袍帶銀帛有差。思齊言：今高麗樂是新羅樂，樂器有嘉配琴，謂笛為大吟。舞有七十餘種，止用兩人，謂之攀花雲。

勅：大忌日，六曹諸司並不作假。執政官早出，官司不得隨出。前此，車駕遊幸及臨奠宗室，若大臣，咸為之舉哀，及後苑觀麥、觀稻、觀穀、觀橙，及延和殿北遼禮物，崇政殿疏決，景靈宮朝謁，北使見辭執政禮，上皆早出，故有是勅。

資州上言：資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山漢中，廬於墓側，已經三年。自負土成墳，布素不食五味，惟菽粟而已。日三時號慟，餘時即誦佛經。有白黑雀各一對，盤泊墳上鬆間，每有野狸、白兔自山上來看上土，久之方去。又有白鷄及五色雀，計萬餘圍繞。乞行旌賞。勅特賜粟帛。

熙寧中，福建賊廖恩聚群黨於山林，招撫久之，方出降。期廷赦其罪，授右班殿直。既至，有司供腳色一項云：「歷任以來，並無公私過犯。」見者無不笑之。

祥符中，開寶寺福勝院舍利塔上光明，或似水晶，或似金色，於相輪上或隱或顯。又降下舍利於地面磚石上，約五千餘粒。僧俗虔心求覓，必獲寔足。真宗幸塔下焚香，有舍利見，大如拳，色如水晶。召從臣同觀。泊賜食退，舍利復見於西北鈴索上，往來

飛動，臣庶莫不瞻睹。今慶壽崇因閣，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所建，即其地也。

閤門舊儀：大宴、更衣降坐，群臣退。再坐，群臣先升殿。既就坐御，群臣謝花，拜於坐次。天禧中，司諫祖士衡上言：慾望每更衣再坐，有司引群臣班於殿廷。俟升御坐，謝花於廷，乃分引上殿。自此始也。

禮部王員外說：昔有一舉子、恩澤榜授三班借職，作歌後詩。詩云：「官資得箇三班借，請給全勝錄事參。從此罷稱鄉貢進，這回走馬東西南。」唐宰相鄭絳好作歌後句，此詩亦甚工也。

元豐三年，高麗國王王徽以疾，表乞太醫，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。舜封上言：十二月一日，徽生辰，北遼遣起居郎、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，堯俊獻徽詩云：「始從鉤裂海東天，世世英雄稟自然。掌上寶符鈐造化，胸中神劍畫山川。太宗莫取龍州道，煬帝難乘鴨綠船。真是金輪長理國，豈論八萬四千年。」徽以錦綉八百匹為謝雲。

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，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，以弟秘為太廟齋郎。秘自陳：願閣此恩，以待兄有嫡孫長日推授。朝廷嘉而許之。秘為太學生，有聲名，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。

開寶六年，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，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。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，即詔貢部以八等第進士並終經學人，並親覆於殿廷，內出《未明求衣爵待士詩》，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。昉所放，退落者十人。責授昉太常少卿。御試舉人自此始也。

淳化中，有司言油衣帘幕損弊者萬數，欲毀棄。詔令煮而浣之，命尚方染以雜色，刺為旗幟焉。元豐元年，詳定禮文所言：「古者祀天於地上圓丘，在國之南。祭地於澤中之方丘，在國之北。其牲幣器色，歌詩奏樂，亦皆不同。凡以順陰陽、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。漢元始間，以祀樂師各有合，而禮又有夫婦共牢之文，於是合祭天地，以隆一體之義。後漢、魏、晉及唐以來，皆因仍之。本朝親祀上帝，即設皇地祇位，稽之典禮，有所未合。」勅詳定更改禮文聞奏。陳襄議曰：「漢元始中，姦臣妄議，不原經意。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，謂當合祭於帝，從而用之。故天地共饋，禮之失自此始矣。臣以謂既罷合祭，則南北二郊，自當別祀。伏請每遇親祠之歲，先以夏日祭地祇於方丘，然後以冬至祀昊天於圓邱。」李清臣議曰：「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，三日宿之時，宿太廟以告。宿北郊以祭，宿南郊以祀。所以先太廟者，告祖為配也。所以先北郊者，先卑後尊也。然雖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，則中道不可以無舍，請為帷宮，止而後進。」王存議曰：「國家用冬夏至遣官攝事於二郊，蓋周禮未嘗廢也。其三年一有事於南郊，實同漢制。若因三歲之期，漸輟郊丘之祀，間有事於北郊，如先朝親耕袷享之比，則不失恭事天地之意。」陸佃議曰：「今或冬至至親祠昊天上帝，因即圓丘之北，別祠地祇，不崇朝而天地之祠畢舉矣。」張璪議曰：「竊謂陽生於十一月，陰生五月，則陰陽之生，天地致用之始。故天神地祇，可得而禮。然當今萬乘儀衛，加倍於古。方盛夏之時，不可以躬行。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，於夏至之日，盛禮容，具樂舞，遣塚宰攝事。雖未能皆當於禮，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。」勅如璪議。其親祠南郊，罷皇地祇並從祀位。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夏至，適當親祀之歲，於是左相王公攝事，禮部黃尚書、太常李少卿為亞、終獻，中書蔡舍人讀冊文，且用備樂。愚以謂祠官當給本品鹵簿，方可為盛禮容也。

禮部黃尚書上言：伏睹覆定臣寮謚議，其法：質明入內，廢務一日，假故既頻，事易停壅。欲乞自今集官覆謚，午刻入省。勅依，乃罷酒食。故事：尚書省集請謚之家，自設醪饌。舊從官給，今方罷之。

吏部頒給印歷，六曹尚書、侍郎、左右僕射、左右丞批，都司、郎官、左右丞批，二十四司郎中、員外、本曹尚書、侍郎批，以書逐考功過焉。

六月二日，三省官集於吏部寓治都聽講求，奉上仁宗皇帝、英宗皇帝徽號。初四日，兩省官與尚書省左有司郎已上又赴門下、中書都堂再議，執政官在中，設群官位，重行，皆北向焉。

《晉志》云：袴褶之制，未詳所起。近代車駕親戎，中外戒嚴，則服之。唐制：三品以上紫褶，五品已上緋褶，通用細綾。七品已上綠褶，九品已上碧褶，通用小綾，《玉藻》云：禪為紉，音肩。引急也。帛為褶，今袷也。鄭云：單為紉，有衣裳而無裏者也。帛為褶，有表裏而無著者也。周禮《輿服雜事》云：趙武靈王緡胡之纓；戎服有袴褶之制，始自漢武。近世服以從戎。隋制：纓嚴，文武百官咸服之。車駕親戎，則縛袴，使不舒散。皇朝導駕官袴褶，蓋馬上之服也。

太子太師張公昇，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。熙寧九年丙辰終於許州陽翟縣裡。公起布衣，致使相，自初仕至薨謝，歷一甲子，近世所無也。

真宗皇帝東封選，次太平驛，賜從臣辟寒丸。仁宗每崇政殿親試進士，亦賜大臣七寶茶。至今以為故事。

以禮部尚書黃履為御史中丞。

詳定禮文所言：謹按《儀禮》曰：夫婦一體，故昏禮則同牢而食，合盃而飲，終則同穴，祭則同幾、同祝、同饌，明夫婦一體，未有異廟者也，恭惟孝惠皇后，太祖皇帝元妃。淑德皇后，太宗皇帝元妃。章懷皇后，真宗皇帝元妃。而孝章皇后，實太祖皇帝繼後，當時議者，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，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。有司因循不究其實，皆祭以別廟。在禮未安。伏請升祔太廟，以時配享。勅恭依，仍於今年大禮前更不行孟冬薦享。止俟升祔禮畢，遍享太廟。並祭七祀配享功臣。其太廟祔室，三省看詳，合以配繼先後為序雲。

以太常少卿李常為禮部侍郎，以司勳郎中葉均為秘書少監，以戶部員外郎黃好謙為司勳員外郎，以提點開封府界當平倉張詢為戶部員外郎。

《通典》：梁御史中丞，給威儀十人，其八人武冠絳鞬，一人緇衣執鞭杖，依行列行。七人唱呼入殿，引喞音橫。至階。一人執青儀囊，不喞。國朝故事：御史中丞告官，呵引至朝堂門，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堂，至文德殿門止。蓋亦引喞之比也。

長安隱士曰高繹，有古人絕行。慶曆中，召至京師，朝廷欲命以官，固辭歸山。特賜安素處士。家甚貧，妻子寒餒，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，閉門讀書而已。昔王霸憐其子蓬髮投耒，愧臥不起，前賢之所難，而處士蹈之有餘裕也。嘗見古老說：種放隱終南山，召拜起居舍人，賜告西歸，有一高士，隱居三世，以野蕪一盤、詩一篇贈放云：「接得山人號舍人，朱衣前引到蓬門。莫嫌野菜無多味，我是三迫處士孫。」放國史有傳。若夫志意修則驕富貴，道義重則輕王公，惟安素可以無慙矣。

舊三司使廳屏風，崔白畫蘆雁，用意極工。昨為僕丞都堂，此屏在後閣。及遷都省，左僕射命移於尚書令廳後，亦近世之奇筆也。

閏六月，以新差權知曹州并亮彩為戶部員外郎。

二十四日，尚書令廳集三省官上仁宗皇帝、英宗皇帝徽號，奏議群官雜壓，非故事也。愚以謂布僕射當坐東偏南向，門下侍郎次之，左省官列於東北壁下，重行，南向。右僕射坐西偏南向，中書侍郎次之，右省官於西北壁下，重行，南向。左丞東相對。如學士、太常卿皆赴，即坐於正南北向。雖未必盡合舊儀，猶愈於雜壓也。

七月十二日，後升祔於太廟。兵部黃麾仗、太常鼓吹一千八百餘人，重翟車四乘。是日五鼓，神主自後廟升綵殿，宗室正任已上，步導進行，直南沿城入太廟。至南神門外降絳殿，入幄，升腰輿，各祔本室。太祖室曰孝惠，次孝明，次孝章。太宗室曰淑德，次懿德，次明德，次元德。真宗室曰章懷，次章穆，次章獻，次章懿。既升祔，行遍享之禮。雍王、曹王、濮陽郡王充三獻。禮畢，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。

以戶部尚書安燾為司知樞密院事，以吏部侍郎李承之為戶部尚書，以戶部侍郎陳安石為吏部侍郎，以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為戶部侍郎，以左司郎中吳雍為直龍圖閣、河北轉運使，以吏部員外郎曾伉為左司員外郎，又以司勳員外郎黃好謙為郎中，以戶部員外郎并亮彩為金部員外郎。

唐德宗正元十年七月，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。蓋公主賜謚，始於此也。

韓文公《永正行》云：「公然白日受賄賂，火齊磊落堆金盤。」《南史》中天竺國說：火齊狀如雲母，色如紫金，有光輝。別之，則如蟬翼；積之，則如紗縠之重沓。又王子年《拾遺記》曰：「董偃嘗臥延清之室，上設火齊屏風。」所謂磊落者，亦珠琲之謂也。

二十五日，文武百官詣太廟，奏請上仁宗徽號曰體大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。左相行事，起居郎蔡京、著作郎豐稷讀祝。其祝言皇帝謹遣百官奏請徽號之意雲。

二十八日詔門下：升祔禮畢，宜覃慶澤，以暨後昆。四後之家，各與最長者初等官，已仕者改一官。

乾德五年正月十六日，詔以朝廷無事，年穀屢豐，上元觀燈，可更增十七十八日兩夜。自後每至十六日，開封府以舊例奏聞，皆詔更放兩夕。雍熙二年十月，下元節張燈，賜近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私第。夜分，命中使賜御製詩一章。其後每燈夕，皆命中書、樞密分往大寺焚香，就賜御筵。遂為故事，自此始也。

杜甫《紫宸退朝》詩云：「香飄合殿春風轉，花覆千官淑景移。」又《晚出左掖》云：「退朝花底散，歸院柳邊迷。」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。今殿庭唯對植槐楸，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。

八月，左丞蒲宗孟罷，出知汝州。以右丞王安禮為左丞。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為右丞。以端明殿學士、知鄆州曾孝寬為吏部尚書。以都官員外郎葉溫叟為郎中。

禮部李侍郎說：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。嘗一夕陰晦，莊客報湖中珠見。與數同人行小草徑中，至水際，見微有光彩。俄而光明如月，陰霧中人面相睹。忽見蚌蛤如蘆蓆大，一殼浮水上，一殼如張帆狀，其疾如風。舟子飛小艇競逐之，終不可及，既遠乃沒。

九月，以吏部郎中呂嘉問為光祿卿。以司勳郎中黃好謙知揚州。是月，都官員外郎許安世以憂去官。

皇祐二年，大享明堂。仁宗謂輔臣曰：「前代禮神，有祭玉、燔玉二品，今獨燔玉，無乃闕禮文邪？」輔臣等對曰：「唐大和中，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，而無禮神美玉，請下有司造蒼璧等七玉，祭訖藏之。燔玉即用珉。唐末以來，祀典廢闕，禮神之玉，不復備用，以至於今。」

勅：其令有司議如典禮。是時，適回紇貢玉璞數十，剖之，命匠者制為蒼璧、黃琮，四圭有邸，青圭、赤璋、白琥、黝璜，尤溫粹。祭玉之備，始復於此。

十月，以右司郎中楊景略為起居郎，以錢緜為左司郎中，以孫覽為右司員外郎，又以大理卿楊汲為刑部侍郎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大慶殿遣上仁宗皇帝、英宗皇帝玉冊玉寶。上服絳紗袍，再拜廷中，跪授冊寶。使既出大慶門，禮儀使奏禮畢，上猶立廷中。冊寶升輅既遠，從官方前導歸御幄雲。

十五日，遷寓治禮部入新省。自尚書令列曹員外郎廳屏風，皆書《周官》一篇。在位何以稱上所以戒責之意邪？

南郊大駕，上乘舊玉輅。戶部王員外說：輅上有款識，唐高宗顯慶年造。高宗麟德三年、玄宗開元十三年、真宗皇帝祥符元年封禪，此輅凡三至泰山。開元十一年、祥符四年亦兩至。《宋史》作「肱」。上。真所謂萬乘之器也。

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出知汀州，以禮部員外郎王子韶為庫部員外郎，以太常博士何洵直為禮部員外郎，以駕部郎中吳安持為太府少卿，以柯述為司封郎中，以蘇注為司勳員外郎，以王兢為倉部員外郎，以蒲宗閔為都官郎中。

十九日，車駕詣萬壽觀恭謝畢。由天波門幸尚書新省，至令僕廳，遂徧至六曹，傳宣尚書、侍郎、郎中、員外郎各轉一官。主事已下，等第支賜，凡二萬緡。至禮部，上顧謂侍郎李常曰：「唐尚書省亦止於四千楹。」又問：「吏額多少？」常具以對。又宣諭云：「朝廷待遇責任之意非輕，卿等各宜自勉。」雖千載難逢之期，顧群臣何以上報聖恩邪？

十二月一日，文德殿視朝，仗衛如式。是日大風，詔移御紫宸殿，百官起居，正如唐喚仗入閣之儀也。

右省趙諫議說：王汾學士皆言：夢中見人云：「君要如意，須逢元公。」了不曉所謂。後數年，得知兗州，其字即元公，方悟前夢之可信也。

二十八日，以魯國大長公主薨，輟朝五日。是日，北遼賀正旦使副見於崇政殿，賜茶而已。上御靴袍，自延和乘輦至崇政，非後殿常儀也。